

枫与石

■贾永

感 念

井冈山茅坪，有一奇观：一株高大的枫树，从青灰色巨石的裂缝里顶出来。不是石抱树，也不是树抱石，而是树在石头里面扎下了根，把石头撑得鼓胀、开裂。

当地人叫它“枫石”。

初见此树，是10年前的深秋。满树红叶似火，那块被撑裂的岩石沉默如铁。树与岩相拥，火与铁相抗。

井冈山斗争时期，毛泽东同志经常坐在枫树下看书、思考。他说：我们闹革命，现在力量虽然弱小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撑破蒋介石反动政府这块大石头。

这不是比喻，是预言。

枫树的背后，就是八角楼。那盏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，灯火瘦小如豆，却把一支军队的前路，照得越来越宽。

灯是思想的根，在黑暗里向下扎；树是信仰的干，在重压下向上顶。一根灯芯，一棵枫树，一座小楼，共同完成了一个隐喻：微弱的光，也能穿透漫漫长夜；细小的芽，也能顶裂千钧磐石。

然而，石头不是一天裂开的。在顶破岩层之前，那些根须早已在地下千回百折。

1930年7月，红3军团攻打长沙，何长工指挥的红8军率先攻入城内，解救了一大批关押在狱中即将被杀害的同志。有战友问何长工趁机接出近在华容的妻儿，他没有答应。这年，反动军阀何健实行残忍的反革命报复，将他一家30余口杀害。当时，他的长子才满5岁，幼子刚刚3岁。

后来，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消息，把噩耗告诉了他。何长工站在那里，沉默了很久。最后他说：“为革命牺牲全家亲人的不只我一个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。我们要努力战斗，奋勇杀敌，为亲人和天下的穷苦人民报仇！”

枫树无言。我想，在它的细密年轮里，1930年的那一圈，一定刻得最深——深深印刻着两个孩子的姓名，与一位父亲转身走向战场的背影。

1931年3月的一天，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件，辗转送到长沙一位名叫李志强的年轻母亲手中。她拆开信封，竟是两页无字的白纸——那一刻，李志强颤抖

的手几乎捏不住那两张薄纸。

写信的人叫陈毅安，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毕业生，22岁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黄洋界保卫战中，他指挥炮手以仅存的一颗炮弹命中敌军指挥所。回乡养伤期间，他与相恋多年的爱人李志强结婚。重返井冈山前，他和妻子约定：“我把信封提前写好，一旦战死，战友们就会替我发出一封无字书。”

无字，是因为有太多的话道不尽；无字，是因为所有的牵挂，都化作了黄洋界上那一声震彻山谷的炮响。

枫树的年轮里，藏着陈毅安写给妻子的54封家书与一封无字的诀别书。那些字句曾在油灯下被反复摩挲；而那两张白纸，却让一个年轻的母亲在春寒中几乎一夜白头。

那封无字书，该叠放在枫树的哪一圈年轮？大概是最密、最暗的那一圈——那里藏着太多来不及说出的话，太多未能实现的相逢。

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，持续了2年零4个月的井冈山斗争，4.8万人为此献出了生命。如今，镌刻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吊唁大厅里的英名，仅有15744人。余下的3万多忠魂，连姓名都未曾留下。

有名者刻在碑上，无名者长进土里。碑是封面，土是正文。

那时的红军战士，虽以红米饭、南瓜汤为粮，歌声中始终昂扬乐观：“红米饭，南瓜汤，秋茄子，味道香，餐餐吃得精打光；干稻草，软又黄，金丝被儿盖身上，不怕北风和大雪，暖暖和和人梦乡。”当物质被压缩到极限，精神却往高处走，根往深处扎。

如今，直指天空的枫树早已经几倍于八角楼的高度。那块被它顶裂的巨石，裂口愈发宽大，像一张终于松动的嘴，欲说还休，始终沉默。

每到秋冬，枫叶落入石缝，来年化作春泥，滋养新的根脉。那些牺牲者的热血，也早已渗入这片红色的土地，被根脉吸收，长成了寒秋中最红的叶子。

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道：“它看起来不像一支军队，但它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萌芽。”她写的是这支队伍，可我觉得，她写的也是这棵树——它以生命年轮记录一支军队的成长；看似无言，却以顶裂巨石的沉默，诠释了信仰的力量。

这个春天，当我再次站在这棵枫树下，终于读懂了毛泽东当年那番话背后的分量。

“撑破”，不是一次性剧烈的爆破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生长。八角楼前的大枫树以它百年风姿告诉我们：再弱小的种子，只要有根脉，就能蓬勃生长；面对再沉重的压迫，只要一寸一寸向上顶，也终会迎来岩石松动的那一天。

那些化作春泥的红叶、那些无字家书的白纸，还有那些倒在红土地上的年轻生命，从未消逝。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活着，依然不屈地顶向这块巨石。

石破天惊，有时并非一声巨响。而是一棵 tree，以扎根生长的沉默，把坚硬的石头顶开了裂缝。然后，阳光从那里一点一点漏进来。

所有的力量，都是从深深扎根开始的；所有的伟大，都源于那份倔强——就像井冈山上的这棵枫树。



井冈山图（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）

黄秋园作

人在军旅

“轰——”

火光迸裂，尘土冲天而起，靶场的寂静被瞬间撕裂。弹片尖啸着楔入土层。第77集团军某旅射击阵地上，硝烟未散，观察手小陈已一跃而起：“班长，三发三中！又是靶心！”

二级上士王陈皓凝视远处靶心新添的弹坑，脸上并无喜色，只是抬手，轻轻拍了拍身旁发烫的炮管。这个动作，战士们早已熟悉，却总是不解——明明打得那么准，班长脸上为何从未有过得意？

——

2015年，王陈皓参军入伍。新兵连结束分专业时，连长问他意愿。他脱口而出：“哪儿最累去哪儿。”连长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在花名册上划了一笔：“迫击炮班。”那时的他，尚未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。

刚到迫击炮班，王陈皓跟不上训练节奏。旁人握炮瞄准，指搭标尺，眼一瞄，角度就出来了；他却手抖如筛糠，半天对不上。别人心算口算，三两下报出射击诸元；他掏出纸笔算半天，还常常算错。分解结合迫击炮，别人行云流水；他拆装笨拙，零件散落一地。

首次实弹射击，王陈皓站在炮位边上，手心全是汗。班长让他报诸元，他声音发颤。填弹，击发。“轰——”，炮弹离膛，落点却偏离靶心数十米。

那晚，王陈皓一个人坐在军械室里，对着那门炮出神。月光从门口斜照进来，炮管泛着幽光。“你等着。”他起身，对炮立誓。一场漫长的角力，自此开启。

那时，训练结束，王陈皓追着老班

记 忆

我出生的小山庄北依长城，西邻滦河。滦河，是滋养我成长的母亲河，更是流淌在我记忆深处的英雄河。

一条小溪自西北向东南环绕村庄，注入滦河支流——隔滦河，最终汇入滦河。我的童年和少年，是喝着滦河水、看着抗战连环画、唱着革命歌曲度过的。滦河岸边，珍藏着我立志出乡关的心声；心灵深处，根植着深厚的英雄情结。回望故乡，追寻滦河红色记忆，有两位抗战英烈与我有着深厚渊源。80多年前，冀东大地、滦河两岸回荡着他们抗日的枪声与卫国誓言。

这两位抗战英烈，一位是我的四姥爷李方州（化名石明），迁（安）青（龙）平（泉）联合县三总区首任区委书记；一位是与李方州出生入死、并肩战斗的战友欧阳波平，冀东八路军第12团参谋长兼第1营营长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均在冀东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，牺牲于滦河之畔。

由于亲缘关系，自2004年起，我开始着力挖掘整理李方州的抗战事迹。在追寻四姥爷李方州的烽火事迹时，我从长辈的口述中了解到他的亲密战友欧阳波平前辈的事迹，与他“结缘”。那时，得知自欧阳波平前辈牺牲以来，竟



记 得

■葛 迅

记得那些人，头戴红五星
冲破枪林弹雨，血沃映山红
记得那条路，两万五千里
跨越雪山草地，壮举天地惊

记得那双脚，铁脚穿草鞋
踏遍炮火硝烟，永远在冲锋
记得那首歌，带着满腔情
响彻崇山峻岭，豪迈传雄风

山记得，河记得，祖国都记得
胜利从哪里来？几多先烈英雄
共和国史册上

较 劲

■邵博康 李 旭

长讨教。“班长，这个标尺为什么这么定？”“班长，风向修正有没有口诀？”别人休息，他窝在学习室里钻研大纲，《迫击炮射击教程》被他翻得卷了边，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标注。别人洗漱睡觉了，他还在背记参数、算弹道。

分解结合，别人练一遍，他练十遍。拆装反复，他整个下午蹲在那里练习，满手油污，身上汗涔涔的。一次，连长路过军械室，看见他蹲在一堆零件中间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王陈皓头也不抬：“跟这家伙较劲，看它到底什么‘脾气’。”连长叮嘱道：“别太晚！”

那段日子，手上的茧子磨破了，他缠上胶布继续练。战友问他：“至于吗？炮又不会跑了。”他抬起头，认真回答：“它不会跑，但它会‘闹脾气’。不把它摆弄服帖，战场上它就给你颜色看。”一年苦功，迫击炮的“脾气”终被他摸透。架设，观察，计算，装订，修正，一套流程也刻进了王陈皓的肌肉记忆。

二

然而，挫折不至。

2021年夏天，旅里组织实弹射击考核。那天风和日丽，能见度极佳。王陈皓信心十足，测算诸元，报给装填手。炮弹入膛，击发。

观察手报回的数据让他心头一紧：离靶心偏了几十米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反复核对，计算无误，炮位架设也无差错。问题出在哪儿？

更糟的是，打第二发时，击发装置咔嚓空响，炮弹纹丝不动。射击中断，全连都在等他排除故障。

王陈皓蹲在炮前紧张排查，最终揪出症结。

当晚，他再次坐在军械室，对着黑黢黢的炮管出神。

战友们以为他会消沉几天，没想到次日清晨，他却准时出现在训练场，眼

神里多了股狠劲。他走到炮前，蹲下，拍了拍炮管：“不听招呼？那就较劲到底！”

从此，他与数据较劲。每发弹后，必带战士复盘：测量落点，对比数据，深挖问题。一发偏弹，一定要揪出根源。

他与天气较劲。云层厚薄，风向风速，空气湿度，能见度高低……凡能扰动弹道的因素，皆成为他钻研的课题。

一次下雨，别人往屋里躲，他兀自站在雨里。指导员问起，他答：“研究雨。雨天弹道会变，我得知怎么变的。”

他还跟地形较劲。平地上练熟了，转战山地、丛林与戈壁。座钣陷入松软土地的深度及修正值，后坐力反馈差异……他一一严谨记录，誓要摸透每一类地形的“脾气”。

夏日高原驻训，缺氧酷暑。别人躲避阴凉，他趴在地上研究高原硬土对座钣的影响，一趴个把小时，回来时脸晒得通红，嘴唇干裂。战友看他那模样，忍不住劝：“王陈皓，差不多可以了。”他摇头，目光落回炮身：“差一点儿都不行。我就和它较上劲了。”

三

几个月后，旅里组织全要素演练，模拟实战火力支援。连长点名让王陈皓打第一发。

那天，狂风怒号，沙尘遮天蔽日，连对面山头都看不清。观察手举着望远镜直摇头：“班长，这天气，打不了了吧？”

王陈皓没应声。

他站在风里，眯着眼看了看天——云层厚度，风向风速，能见度指数，所有信息在脑中翻滚。他又低头看了看炮位，戈壁碎石地，座钣需要找平。他蹲下，手探地面，选定一处相对平整的地方。

“加固座钣，双层驻锄。”几个战士应声而上，把座钣牢牢固定在碎石里。

王陈皓再次抬头，感受风向。西南

风，五到六级，炮弹会向东北偏，他脑中飞速闪过修正值。

“全班注意！方位××，射角××，一发装填！”口令干脆利落，毫无迟疑。

炮弹飞出炮膛，火光撕裂风沙。观察手透过望远镜紧盯远处：“落点，偏东北，约30米！”

王陈皓声音平稳如常：“收到。西南风5到6级，暂停射击。调整方位角，加××，射角不变！检查座钣！”战士检查后高喊：“班长，稳！”

“好。两发装填，放！”炮弹呼啸离膛。

这次观察手看得真切，炮弹穿透风沙，“正中靶心！班长，正中靶心！”阵地上爆发出欢呼。王陈皓抬手示意安静，盯着落点思索片刻：“第三发，方位角再加×，射角减×，风向不变，风速略降。装填，放！”第三发，落点分毫不差。

欢呼再起，王陈皓盯着落弹点，嘴角终于露出一丝笑意。他转过头，目光落在那门熟悉的迫击炮上。炮管在风中微微震颤，像是回应。

那天晚上，风停了。驻训地上空空荡荡，天很高，星星很亮。王陈皓又坐在军械室里，旁边是那门炮。他没有收拾零件，也没有翻大纲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

他的声音很轻，只有他和那门炮能听见：“今天这场，算我赢了吧！”炮管沉默。他又说，“明天还得练。下次换个地方，换个天气，换个地形，咱们再比。”

跟炮较劲，跟影响射击的一切因素较劲，跟时间较劲，跟自身极限较劲。这种较劲，自2015年他初入迫击炮班便已开始，并将持续下去。

王陈皓深知，战场上的对手，不会因你“差不多”而留情；恶劣天气，不会因你“差不多”而转晴；复杂地形，更不会因你“差不多”而平坦。

唯有较劲，较到每一发炮弹都听你的话，较到无论什么条件都能打得准，那才叫本事。

滦水长流慰英魂

■董连辉

无亲人前来墓前祭扫，我便开启了漫长的追寻。我查阅各类史料，辨析考证多种文字资料，辗转采访、收集口述，试图还原先烈征战冀东的光辉风采。

欧阳波平是湖南人，历经长征抵达陕北。1938年抗大毕业后，他被组织派往平西工作，不久后，担任冀东八路军第12团参谋长。他参与或独立指挥了冀东抗战的多场伏击战，是有名的神枪手。1942年夏，欧阳波平率部在北戴营、彭家洼、龙虎山等地作战，重创来犯日军。激战中，他击毙敌重机枪射手，为队伍扫清了冲锋障碍。时近中午，部队在一棵古皂荚树下集结休整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腹部。他强忍剧痛嘱咐群众转移，命令部队撤往长城脚下的小关村……午后，在干部战士的一片啜泣声中，欧阳波平牺牲了。

部队撤离后，当地群众为防备日寇损毁遗体，就近安葬了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。抗战胜利后，北戴营村村民依据

当年留下的标记，在烈士安葬地立起刻有明显标识的青砖。1953年春，有关部门根据村民指认和青砖标识，起出欧阳波平烈士的棺槨，迁葬至华北军区烈士陵园。北戴营村村民赵忠的母亲慨然捐出原本留给自己的棺材，用以重新装殓烈士遗骸。

采访中，我愈发感到自己与欧阳波平有种特殊缘分。2013年清明，我在冀东烈士陵园纪念馆初见他的照片，顿感亲切。他俊朗的容貌、文武双全的形象，正是我少年时想象的英雄模样。自那时，每年春节、清明，我都会到他墓前献花洒酒，寄托哀思。

每次凝视墓碑上镌刻的“欧阳波平”这个名字，我的耳畔仿佛响起滦河的涛声，心中激荡起戚继光气壮山河的诗句：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。这个名字，这诗句，这涛声，早已融入为英雄的神采。

2021年8月，河北省人民政府评定

从坦克阵营冲锋后的小憩里
在换防阵地的交接里
一队队豪迈的激情碰撞在一起
一列列果敢的士兵无惧无畏

歌声凝聚着力量
凝聚一个个钢铁的集体
百炼淬火，锻打成钢
战士的歌声有着钢铁的音质
飞驰着力量的铜花
——是从不服输的男子汉们在宣誓

从黑暗与群山的围困中，脱颖而出

万物，焕然一新
层出不穷的骨骼和脉络渐次清晰
在战士的“报数”声中
万山逐渐呈现出队列会操的架势

换哨的瞬间，寒夜的棉衣已然褪去
凝重的哨所显现青春活力
哨兵面对太阳的整装镜检查军容
像一棵扎根的白杨树，越挺越直



长 征

第6706期